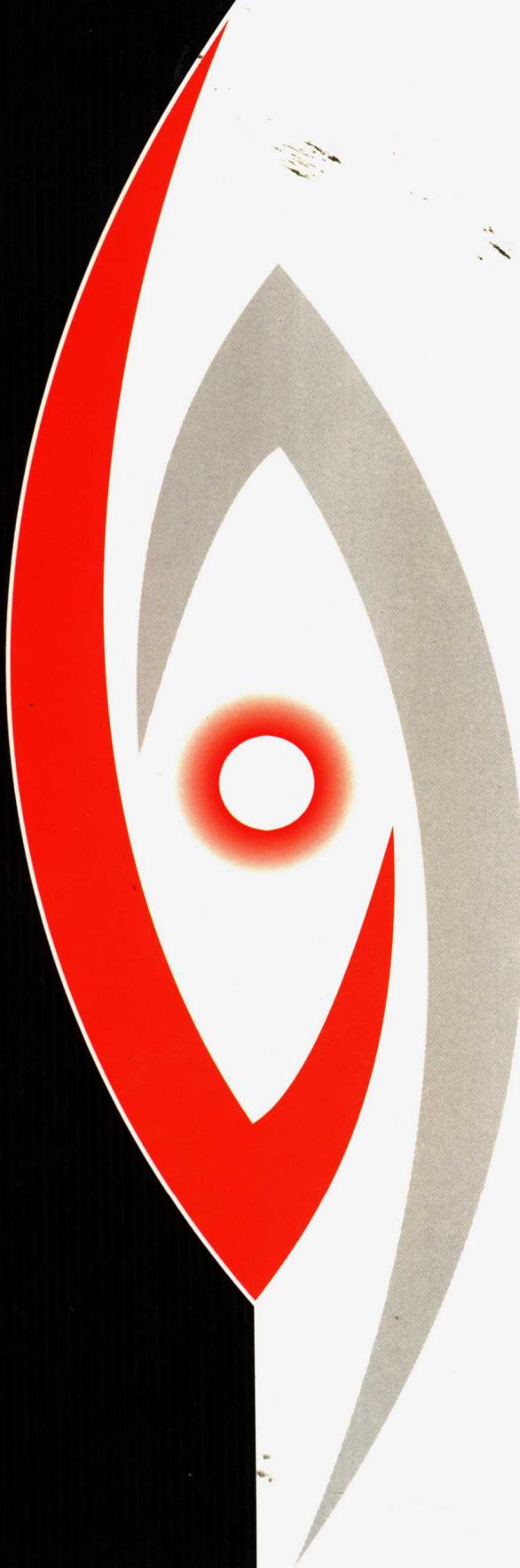


当代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刘九洲 著

新闻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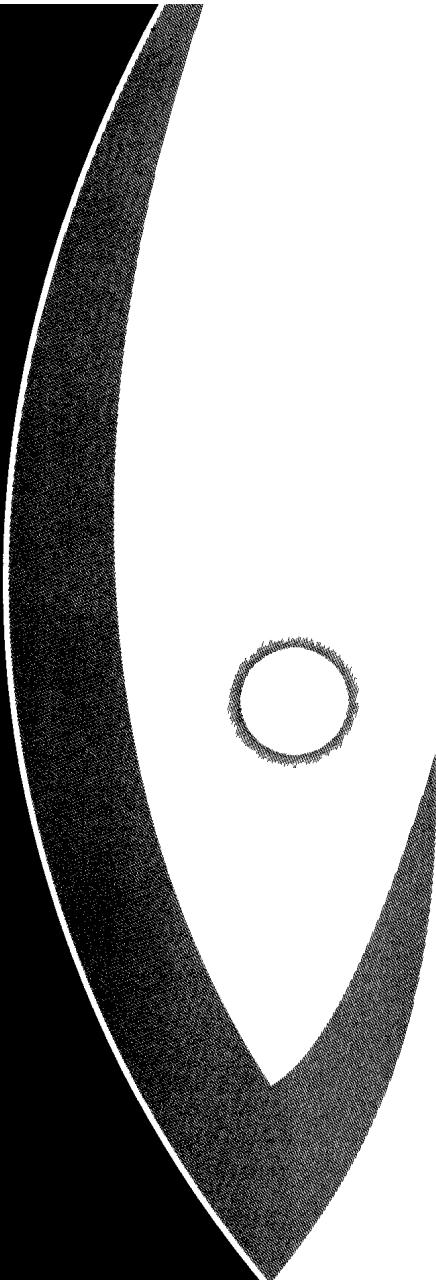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刘九洲 著

新闻理论基础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理论基础/刘九洲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

当代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7-307-04716-0

I . 新… II . 刘… III . 新闻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098 号

责任编辑: 王雅红 陶洪蕴 责任校对: 程小宜 版式设计: 支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 375 字数: 24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4716-0/G · 770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自 序	1
导 论	6
第一节 新闻理论范式革新的第一种历史序列	6
第二节 新闻理论范式革新的第二种历史序列	12
第一章 对新闻理论范畴的一般性理解	27
第一节 研究范畴的理论意义	27
第二节 范畴的哲学本质	28
第三节 对新闻理论范畴的一般性理解	29
第二章 新闻理论范畴的逻辑系统	32
第一节 关于新闻的定义	32
第二节 对新闻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描述	35
第三节 新闻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	38
第四节 新闻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特性	41
第三章 事实与新闻事实	43
第一节 对事实范畴的哲学思考	43
第二节 新闻事实具有主观性	47
第三节 事实与新闻事实的关系	49
第四章 新闻真实性	52

► 新闻理论基础

第一节 新闻真实性中的“二律背反”	52
第二节 新闻真实性的基本特征	55
第三节 新闻真实性的表现形态	59
第五章 新闻客观性	63
第一节 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	63
第二节 对几种新闻客观性定义的评析	68
第三节 正确理解新闻客观性	71
第六章 新闻时效性	74
第一节 新闻时效性与新闻时间性	74
第二节 新闻时效性与新闻时新性	79
第三节 新闻时效性与新闻时宜性	84
第七章 新闻自由	88
第一节 政治视野中的新闻自由	90
第二节 经济视野中的新闻自由	98
第三节 道德视野中的新闻自由	103
第八章 新闻党性	110
第一节 对新闻党性的历史认识	110
第二节 对新闻党性的具体辨析	114
第三节 新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120
第九章 新闻道德	125
第一节 新闻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	125
第二节 新闻自律的三种表现形式	130
第三节 新闻行为与三种道德哲理	134
第十章 新闻舆论	139
第一节 新闻舆论的构成要素	139
第二节 新闻舆论的特性	143
第三节 新闻舆论的功能	148

第十一章 新闻信息	154
第一节 新闻信息的本质规定	154
第二节 新闻信息的特征	160
第三节 新闻信息的度量	164
第十二章 新闻可读性	169
第一节 对新闻可读性研究的历史认识	169
第二节 新闻可读性是对“阻抗”的消除	173
第三节 对新闻可读性内涵的现实把握	177
第十三章 新闻价值	185
第一节 对几种新闻价值观点的质疑	185
第二节 新闻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	189
第三节 新闻价值的特性	193
第四节 新闻价值的类型	197
第十四章 受众期待	201
第一节 受众期待的心理内容	201
第二节 受众期待的类型	205
第三节 受众期待的二重性	209
附录一 客观报道	213
附录二 深度报道	220
后记	225

自序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新闻理论基础》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我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在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的缺失。所谓范式，按托马斯·库恩的说法，是一群学者认为值得研究的一组概念和变量，以及对其如何运作的专门看法。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都归入文学的门类，这就是说，新闻理论也被视为一种人文科学。既然如此，新闻理论在其理论研究中，就应当在人文科学的范围内建构一套特有的概念或范畴体系。但事实是，在众多的新闻理论教材中，学者们并没有梳理出一组能反映新闻现象的基本概念，更不用说对概念之间所存在的“变量”进行逻辑规定，并用以表达一定的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因而在常见的教材中便出现了两大缺点：

一是在新闻本位的研究中，以基于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去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这样一来，我们的新闻理论只是在应用的层面上去构建自己的论述模式，即把新闻本体、新闻事业、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效果作为阐述的重点，并且试图通过对这四大板块的整合去构筑理论的框架。由此我们的新闻理论失去了一种科学理论所必须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即它所包含的某些前提、命题、概念、关系之间在逻辑上互相矛盾或张冠李戴。比如谈“新闻事业”本应把新闻媒介、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机构区别开来，但有的教材却把三者统而为一，于是在论述中有的命题因失去了必要的依托，前后的解释便出现了互相否定的情况；有的结论本来只能从新闻媒介的内涵中导出，却作为前提被冠于新闻传播活动或新闻机构的头上。也许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在自己的教材中避开一些命题或结论，辟出专章去描述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包括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可是这么一来，其内容又与新闻理论的另一分支“中外新闻事业史”相重合。通常，人

们认为新闻理论应当由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和新闻业务三大部分构成。对于新闻理论来说，作为“母性”学科，其主要功能是揭示存在于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代替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否则就不能涵盖后二者，从而失去基础理论所必备的组织能力，即能够将后者研究中的新发现纳入自己的论述模式之内。当然，要使新闻理论具有这种组织能力，具有基于现象又超越现象的特质，只能在学理的建设上下功夫。

二是在新闻本位的研究中对某些前提、命题或概念缺乏必要的边缘性界定，也就是运用这些前提、命题或概念的基点不明确，因而不能确认其适用范围。有人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个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问题是有的教材在使用或解释某些前提、命题或概念时，其研究基点发生了位移，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比如“新闻真实性”这一概念只能在认识论的基点上去使用或进行阐述，但有的教材却把它同新闻客观性混同起来，甚至还创造出一个新词，叫做“新闻客观真实性”。殊不知，新闻客观性的研究基点是本体论，讲的是新闻传播者所报道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本然的现实存在，而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基点是认识论，讲的是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新闻真实性与新闻客观性合而为一，也就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个研究基点发生了位移。由此，所谓“新闻客观真实性”这一概念的伪科学性质便一目了然了。

第二，基于第一点，我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出现了两种不应有的路径选择：

一种路径选择是借构建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理论之名，让研究紧贴社会政治，并随社会政治的变动而变动。这种研究所得出的成果，固然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部分回答新闻传播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它不可能是对这种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所进行的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因而也不可能作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由此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命题、概念或原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以这些命题、概念或原理为核心内容所构筑的新闻理论表达的并不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因而也就缺乏一种科学理论所必须具备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前面已有论述，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使之具有

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那种紧贴社会政治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新闻理论成果，只能是因时而著、因景而作，其科学性必然受到质疑。二是在这种研究基础上所出现的学术表达或理论阐述带有鲜明的政治话语色彩，这至少在形式上剥夺了新闻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比如，根据常识，新闻与宣传本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但一些新闻理论教材却把它们联缀成词，称为新闻宣传。其中所蕴含的矛盾是：作为陈述事实的新闻与作为推销观点的宣传尖锐对立，由此新闻的客观性被彻底解构，宣传的主观性便堂而皇之地取得了主导地位。也许有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指导当代我国新闻理论的研究，那么“新闻宣传”这一概念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其实不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从业者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①，而不是根据宣传的需要去描述事实^②。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新闻传播的宣传功能，但他们主张宣传性与社会性应当统一起来。恩格斯曾在总结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如果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观点，而不承认报纸的社会性，那就成了沙漠中的布道者。^③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事实的客观性的同时，借助对报纸社会性的说明将宣传与新闻区别开来^④。

我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出现的第二种不应有的路径选择，则是把新闻理论融入传播学之中并试图建构新闻传播学，或者为了弥补新闻理论的缺陷，大量引进传播学的概念或观点，以达到证明新闻“有学”的目的。其实，新闻理论是以人类新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传播学则是以人类信息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因为新闻可视为信息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信息的全部，所以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有广狭之分，二者的理论构建虽有重合之处，但这种重合之处也是一种限定。也就是说，只有当传播学把关注的目光置于大众媒体即传统的纸质媒体和现代的电子媒体的传播活动上时，它的某些概念和观点才能与新闻理论达成共识。为此，如果一味地用传播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② 参阅童兵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6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

^④ 当然，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概念，“新闻宣传”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只是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应当明白它所特有的政治话语色彩，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

改造新闻理论，这实际上是在取消新闻理论，或者说，用传播学取代新闻理论。近年来，关于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的分野以及新闻理论的发展前景，学术界辩论得非常激烈，其中主张把新闻理论当作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非与之并列的独立学科的大有人在。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新闻理论远不及传播学理论成熟，原因是它的理论思维水平太低，因此发展前景堪忧。的确，从整体而言，新闻理论的理论思维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但从现有的理论成果来看；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提出到新新闻主义的推行，再到公共新闻理论的出现，或者着眼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形成过程的梳理，其知识的脉络和理论认识的历史纵深感清晰可见，并且从中可以看出，理论思维水平始终处于提升的过程中。新闻理论的发展前景应该说是一片光明。现在的问题是：新闻理论该如何通过创新，进一步提升其理论思维水平？我们认为，创新就是变化。而根据《传播理论》的撰述者斯蒂文·小约翰的观点，一种理论的创新或变化可能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外延求得生长，即知识逐渐扩展，从现实的某一点的理解延伸到另一点，在旧概念上加上新概念。第二种是通过内涵求得生长，这是一个对某种概念的理解逐渐准确、深化的过程。第三种就是革命，即范式的革新^①。新闻理论的创新，应当走内涵式发展和范式革新的道路，而不能仅仅依靠外延式发展，如同有的学者那样，大量引入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观点，用传播学理论改造新闻学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做两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对现有的新闻理论教材进行审视和分析，对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质疑和反思。谈到“反思”，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哲学的认知方式只有一种：反思。”^② 将这句名言适度推演，新闻理论的认知方式又何尝不是反思呢？正是基于反思，本书的这篇“自序”才对我国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或有所偏颇，但只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文有所值了。现代经济学中有所谓“路径依赖理论”，指的是人们习惯于某种思维模式，如同司机驾车习惯于沿着惯常的路径行驶一样。我们对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现有的新闻理论教材进行反思，目的正在于破除旧的“行驶路径”或“思维模式”，纠正新闻理论本位研究不应有的且习以为常的路径选择，使新闻理论在内涵式发展方面有较大的起色。

^① (美) 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页。

^② 转引自《武汉声屏》2003年第1期，第28页。

第二项工作就是重建新闻理论范式。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说：“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是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概念和定义不可分开。它们共同告诉我们理论家所关注的方面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①在此，我引述了小约翰这么一大段论述是想说明重建范式，尤其是梳理出一组概念，对于我国当代新闻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何等重要。为此，我才不揣浅陋，把本书的理论架构定位在对一组新闻理论概念的梳理、释义和说明上。虽然，根据小约翰的观点，“止于概念层次的理论是简单和原始的”，还需要通过解释，“在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找出规律性来”^②，以提升理论的思维层次，但我认为，当新闻理论还没有梳理出一组概念或者像有些教材那样只是零散地使用某些概念，而又不给这些概念下定义时，那么概念之间的“变量”也就无从产生，更遑论通过解释，在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找出规律性来。为此，本人宁可让其理论层次低一点，也不愿故作高深，以实打实的逻辑推导和理论思辨去廓清每个概念的内涵，辨析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建立起比较科学的概念体系，亦即本书第一、二章将要阐述的范畴体系，以期对我国当代新闻理论范式的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表明了一种意图：帮助学习新闻理论的人们打好理论功底，使他们能在此基础上通过极具创造性的个性化的理性认识，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是为序。

^① (美) 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

^② 同上。

导 论

如果把新闻事业史与新闻业务活动都看作是一种新闻现象的话，那么新闻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隐于这种新闻现象之后的规律，并且其基本内容的构成当以介绍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当然，本书主要介绍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并且试图廓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弄清相关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在世界新闻理论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新闻观念。这些新闻观念，大都是以某种范式的样态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些范式的革新可以表述为两种历史的序列。

第一节 新闻理论范式革新的第一种历史序列

第一种历史序列由“新闻专业主义——新新闻主义——公共新闻理论”所构成。

1. 新闻专业主义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虽则如此，有的学者却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又远远超出职业的基本的社会学特征，它包括一套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以及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具有更高权威和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出现了新式新闻事业，这标志着新闻业抛弃了旧的时代，完全迈向了现代化的进程^①。在

^① 参阅（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21 页。

这一时期报业为商业主义所主宰，获取最大的利润成了它们的主要目的。由此，诸如犯罪、暴力、灾害等煽情主义和黄色新闻大行其道。这就势必招来有良知的人们的抨击，有的批评家甚至称大量刊登这类新闻的报纸是“公众和私人不道德的下水道”^①。当然，人们也深知报业堕落的根源在广告，于是在批评报业不道德的同时也指责广告，认为如果新闻不再是一种事业，而沦为纯粹的商业买卖，那么广告就是罪魁祸首。^②

为了对抗商业主义对报业的侵蚀，人们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办理想报纸，倡导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意识和道德精神。在这一方面，奥克斯经营《纽约时报》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坚决反对新式新闻事业的通俗化特色，攻击黄色新闻记者，以“本报不会玷污早餐桌布”的口号为《纽约时报》作广告，并且把“所有适于刊印的新闻”这句名言刊登于头版报眼之前。^③正是有了《纽约时报》的成功实践，诸如以黄色新闻起家的普利策等人才“不再参加耸人听闻的竞争”^④，才“从黄色竞争中退却”^⑤。另一种则是构建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在实践中的表现是积极创办专业期刊、专业协会和专业教育，以此普及新闻专业知识，灌输服务公众和新闻自律的观点；在范式革新上的表现则是抛弃煽情主义和政党报纸的信念，倡导客观性原则。据有的学者考证，是李普曼最早提出了客观性概念。1919年，李普曼在其文章《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中提出了客观报道这一术语，并在1920年的著作《自由与新闻》中第一次全面讨论了“客观新闻理论”。而克劳福德则在其1924年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中积极推广了这一概念^⑥。“李普曼曾预言过新闻业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基于政党意见，第二次基于大众意见，第三次更独立、更自由：即专业——客观的报道。他认为，除非客观新

^① 转引自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2003·秋）。

^② 转引自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2003·秋）。

^③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页。

^④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⑤ （美）弗兰克·莫特著：《美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台湾1979年版，第516页。

^⑥ 参阅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2003·秋）。

闻理论成功地建立起来，否则新闻业不能成为一种专业。”^① 虽然此后有不少批评者对客观性原则进行了质疑甚至否定，但它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概念或范畴，则为新闻从业者广泛接受，并且被当作一种常识融入新闻理论的专业知识系统之中了。

2. 新新闻主义

所谓新新闻主义，就是主张运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来写新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指运用记者自己的感受和访问手法从人物的内心获得对某一事件的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材料，提出老一类问题的手法。它是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绘方面”^②。

新新闻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但很快便在 70 年代之后销声匿迹了。20 世纪 60 年代被美国新闻史家称之为一个“幻灭的时代”^③。那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人失业，反战示威、反种族隔离和肯尼迪总统遇刺等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追求性解放和摇滚乐等反传统的生活方式，更使社会笼罩在悲观、腐朽、颓废的阴影中。在这种情势之下，美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公正等受到强烈的质疑；在新闻传播领域中长期被奉为圭臬的“客观性”，也无可避免地被当作新闻界“伪善”的标志而送上了祭坛。当然，历史不容留下空白，一种旧的观念的解构必然有另一种新的观念的建构相伴随。于是，强调新闻主观性的新新闻主义便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是汤姆·沃尔夫。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新新闻报道作品《糖果色橘片样流线型宝贝》，描述的是时尚汽车展览会。这篇报道的开头写道：“我第一次见到时尚汽车是在……”^④ 这种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表达方式直接否定了传统的新闻“倒金字塔式”结构，把记者推向了前台，让读者借助记者的眼睛去看待新闻事实。沃尔夫曾在《新新闻理论》中认为，新新闻理论的目标就是在理智和情

① 参阅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2003·秋）。

②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07 页。

③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琥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07 页。

④ 转引自陈沛芹：《文学新闻学在美国的兴起、现状与发展》，《国际新闻界》2003 年第 4 期，第 19 页。

感两方面影响读者，“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①。的确，在以沃尔夫为首的一批新闻记者所发表的新新闻报道作品中融入了相当多的个人情感，这与传统的客观性原则主张新闻报道应做到“零度情感”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根据汤姆·沃尔夫的说法，新新闻主义这个名称出现于 1996 年以后，但对这种观念的褒贬却是与新新闻报道作品的出现相伴随。褒扬者如韦克菲在《大西洋杂志》上写道：“我认为新闻最重要、最有趣与最有前途的一点，是它的‘个人本质’——我不是说人身攻击，而是指记者亲身‘出场’，以及它牵扯上这件事的意义。有时，这会令人感到自我中心，而作者坦荡荡的见证，特别是以‘我’来代替那双一般人的‘眼睛’，经常令人不悦，而视之为‘主观性’，这刚好与一般的新闻作风相反。”而贬斥者如 D. Wighr Macdonald 在“纽约克事件”中就指责新新闻是一种“倾斜的新闻理论”，并说，“它好像新闻理论——它搜集和散布当前新闻——但它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扬言新闻事实有根有据，一方面又挂起小说情调的招牌。这两者混在一起，就是杂种”^②。从上述褒贬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新新闻主义就是用“主观性”来挑战“客观性”，来颠覆“客观性”。

“新新闻主义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见之而写之’；并公然提出：主观性就是真理，现实存在离开了人就毫无意义，人类心理活动同样是真实的客观实在。”^③也许因为过于强调“主观性”，过于强调揭示新闻人物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一些记者在自己的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或不恰当地借用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描述，或将几个真实人物的特点综合到作品中一个人物身上，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客观性，并且也彻底否定了新闻的真实性。矫枉过正必将受到惩罚，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新新闻主义思潮逐渐消退，并且连其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也转而写“社会小说”，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④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新闻理念，新新闻主义的确已不存在

^① 罗以澄、胡亚平：《挑战现实性 构建浪漫真实——解读新新闻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叙事结构》，《现代传播》2004 年第 2 期，第 29 页。

^② 转引自彭家发：《新闻文学点线面——译介美国近年的新派新闻报道》，台湾强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27 页。

^③ 罗以澄、胡亚平：《挑战现实性 构建浪漫真实——解读新新闻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叙事结构》，《现代传播》2004 年第 2 期，第 30 页。

^④ 陈沛芹：《文学新闻学在美国的兴起、现状与发展》，《国际新闻界》2003 年第 4 期，第 19 页。

了，但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它的影响并未消失。这就是“创造性虚构写作”至今仍然存在，如报告文学、新闻特写、深度报道、口述实录等，无不带有新新闻主义的影子。甚至还有学者试图在理论上对其内涵的扩展或范式的革新进行新的概括、解释和说明。如查尔斯·C·弗利彭在1974年出版的《媒体的解放：新新闻主义》一书中就认为新新闻主义是一个大概念，其中包括文学新闻理论。与新新闻主义报道相比，文学新闻理论更加强调新闻性及内容的真实性。^①也许，“创造性非虚构写作”可以从文学新闻理论中寻找到新的理论依据。

3. 公共新闻理论

所谓公共新闻理论，就是主张新闻媒介应当积极介入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由公众而非新闻从业者来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

对于公共新闻理论的内涵，被称为“公共新闻理论之父”的纽约大学教授罗森曾作过十分具体的解释：这种新闻理论要求新闻从业者：“（1）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眼看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②

公共新闻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罗森认为，1990～1994年是公共新闻理论的示范阶段，从1994年开始，公共新闻理论开始进入新闻业的常规^③。这种新闻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公众对新闻媒介关于竞选报道的批评，认为这类报道只关心竞选活动与候选人的言行以及私生活，而漠视公众的切身利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强化了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任危机。有鉴于此，一些媒介在某些独立的基金会和新闻传播学者的支持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新闻运动”。其众多项目的推行大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新闻媒介如何更好地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以“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赖，重新建立与正在流失

^① 陈沛芹：《文学新闻学在美国的兴起、现状与发展》，《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第19页。

^② 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2003·秋），第63页。

^③ 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新闻大学》（2003·秋），第63～64页。

中的受众联系”。当然，也包含了两个共同的目标，即如何以此保持媒介的根本利益和有效地联系社会公众。①

对于这场“公共新闻运动”，有的新闻从业者进行过总结，如《维吉利亚导报》的编辑们认为，他们是“通过在编辑部改变新闻文化来做‘公共新闻’的”，其经验是：“（1）让新闻报道揭示出公众带给这些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向公众描述冲突；（2）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3）在报道谁、什么事、为什么、什么时间和在哪里的同时，要力图向公众解释这个新闻事实为什么值得他们去关注；（4）记者应该着力挖掘关于人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相关事实，并尽可能提供建议，这样新闻媒介才有可能帮助社会公众参与到生活中去。”② 至于一些新闻传播学者，也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或报道方法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有一位美国学者就认为：“‘公共新闻’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对‘人’——报纸的读者或电子媒介的受众——的关注，将他们作为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一种决定性的资源。在民主社会中，公共领域应该是在公民自己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公共的新闻记者探索出一种方法来让美国人自己形成‘人民论坛’。”③

从学理的角度说，公共新闻理论是对传统新闻理论的颠覆或拓展。说是颠覆，就因为它批评传统的新闻理论是“堡垒新闻理论”：因为在传统的新闻理论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介在强调客观、公正、独立地进行新闻报道时，把新闻自由当作了自己的特许权；在用宪法第一修正案维护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也竭力推卸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有鉴于此，公共新闻理论积极推动新闻媒介介入社会生活，通过调查研究弄清公众的所思所想，并依此去确定报道并进行高强度、大规模的报道。公共新闻理论要求改变新闻媒介那种被动记录者的角色，在充当社会生活看门狗的同时充当社会公众的导盲犬，其个中因由，罗森教授作了说明：因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已经

① 转引自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第33页。

② 转引自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第31页。

③ 转引自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第33页。